

1-2011

林家棟的電影世界

Kin Fai L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

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盧健輝 (2011)。林家棟的電影世界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 22。檢自: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22/iss1/14/>。

This 人物專訪 Interview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林家棟的電影世界

記者/攝影：盧健輝

林：林家棟

盧：盧健輝

林家棟，一個讓人非常親切的名字。由電視劇裡的樸實青年，到杜琪峰電影裡亦正亦邪的有型男，現在還是成功的電影監製，林家棟看似低調的演藝之路，其實並不平凡，不斷求變進取的他，默默為自己的電影世界耕耘著，同時也為香港電影圈的發展不遺餘力，林家棟早前開拍的《打擂台》開宗明義向本土港產武俠電影致敬，這套電影沒有國際武打巨星（李連杰、甄子丹、成龍）之餘，更沿用三、四十年前的成名武打影星，戲名源自八十年代的一齣電影，戲中茶樓的設計令人想起邵氏電影《成記茶樓》。導演旨意要把舊世界帶到新觀眾面對，沒有帶著美化過去的懷舊色彩。

出色成果學會感恩

盧：第一次擔任監製，便獲得非常好的成績。《打擂台》一路走來，一班工作人員也經歷了很多辛苦的時刻，現在獲得如此成功，會否覺得自己也很幸運，遇上一班很好的工作人員呢？

林：會的。除了我們公司內部的工作人員盡心盡力幫我之外，在拍攝過程之前，我們的製作團隊、製片，所有人都是很盡力去幫忙想好這一件事情，大家都抱著死而後已的精神，每個方位都發揮自己的功能，解決每一個細節的問題。我覺得自己很好運，在這樣艱難的市道，幾乎人人都想拍大片，至於小製作就只能用一種方程式去組合，例如要哪些有票房保證的大明星，而在我身邊則還有一班電影人可以跟我一起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，還有一個好朋友也是好老闆（劉德華），可以放手給我去做我們要做的電影。

盧：華仔也曾經做過電影監製，拍攝《打擂台》的時候他也有給你一些意見嗎？

林：他很願意放手給我們去做。拍《打擂台》的時候他出現過三次，第一次是簽約那天，第二次是開鏡拜神，第三次就是首映了，從來沒有干涉監製的工作。無論是我，還是公司其他同事，他都希望我們能夠通過這一次的創作，在過程中學習到更多東西。我們應該運用自己的能力去獲得更多信息和經驗，這樣總會得到成長。

盧：也是因為這樣不受束縛，所以更能讓你們在製作中大展拳腳嗎？

林：沒錯，這樣令我更想做好這件事。我們常說，不會幫老闆賺錢是很笨，但是如果老闆給錢你花，你也不懂花，就是更笨了。也是因為沒有了束縛，我們可以放心做想做的東西，專心把要做的事情做好，至於最後出來的反應，那個是我們不能控制的。

盧：很多觀眾都關心你未來的方向，擔心你會不會因為做了監製就從此退居幕後，不再演戲。

林：我不會停止演戲，而且我另一個身份是演員，我自己亦很享受表演。剛剛完成了鄭寶瑞的電影《車手》，稍後會到內地拍一部新劇，年底時候會幫毅進會演出一個舞台劇，大概在聖誕節時候公演。

盧：其實你會享受當演員多一些，還是當監製多一些呢，為何會由演員轉為當監製，是否香港電影大不如前，少開戲？

林：兩樣都很享受。其實性質很不一樣，演員是比較獨立的，我只需要演好這一個角色就可以了，爭取最大的空間把他發揮得最好，作為演員的時候我可以完全享受著演戲的樂趣。至於做監製，則是要拿著劇本去說服老闆，要怎麼選擇製作班底，選擇適合的演員，怎樣去擺這個局，最後就是如何去推廣這部電影，要好清晰地告訴觀眾，這部電影想帶些甚麼信息給他們。

事實上，香港電影真的息微，不少鄰近地區亦追過香港，例如韓國、中國等，這會令港產電影業很危險，亦會令香港電影業青黃不接，就例如很多製片商投資一部電影，當然是想賺錢和出名，他們計算一部電影能否賺錢除了票房收入之餘，更會考慮能否賣埠，

其次是能否打響公司的知名度，所以製片會找一些已經有名氣和票房保證的演員（男女主角），為的就是不想蝕本，所以來來去去，香港電影的男女主角都是本港某幾位的演員，這樣很多新藝人會沒有機會出名，在這個循環下，香港電影愈來愈低迷。

盧：香港武俠電影真的大不如前，但你這電影《打擂台》想向觀眾表達甚麼信息？

林：我這部電影想向表達不只道出了新舊世界價值觀，彷彿也暗指武打片作為香港電影最重要的類型的命運；一方面是對港產武打片的致敬，導演透過電影也製造了空間讓觀眾思考港產武打片的前途和路向。《打擂台》帶來的是完全別樣、完全地道的美學和倫理。三十年前港產的武打片並不只是建立了一套動作的美學，而是建立一整個武打世界。《打擂台》固然展視（翻新）了舊時武打片的美學，動作設計上不像《葉問》般讓人眼花繚亂，幾場梁小龍、陳觀泰和羅莽的對手，不以快速的拳術增強觀眾的快感，而是以一招一式展視對打之美，彷彿以往在《蛇形刁手》、《醉拳》等電影中一招一定格的武打場面。

盧：又要拍電影，又要做監製，會不會很辛苦呢？

林：的確會很緊張的。曾經試過去看中醫，中醫師還開玩笑說，我這個病叫做「自律神經失調」，有時候我會睡著覺，凌晨3點鐘突然醒過來了，想想電影的這裡可以怎樣改，那裡可以怎樣拍等等。不過因為兩樣工作（演戲和監製）我的很喜歡，所以辛苦一點也不要緊，其實能夠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也是一種享受來的。

盧：說到演戲，相信很多觀眾都喜歡看你拍的電視劇。尤其是當年非常受歡迎的《茶是故鄉濃》和《酒是故鄉醇》，但為何又在最高峰的時候選擇離開電視圈，繼而開始拍攝電影呢？

林：應該是因為自己不滿足吧。長期的流水作業，當我覺得每天去拍劇的時候有一種「上班」的心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應該作出一點轉變了，希望吸收更多新的東西，讓自己有進步的空間。

盧：爲甚麼會與杜琪峰合作比較多呢？

林：其實開始時候也有一種小粉絲的心態，我很喜歡他的製作，當拍電影的時候，他也會給予演員很大的空間，給我們去發揮，這是非常難得的，因此每次的合作都很愉快，也讓我學到很多。

醞釀新片 再次出發

盧：會有計劃再次以監製的角色拍攝新片嗎？

林：會的。其實《打擂台》之後老闆華仔和公司都很想我們可以再來一次。我現在忙著收集劇本，編劇聊天，聊劇本。上次原則上大家都滿意，希望這次會更好，要試下其他的題材，劇本怎麼走，找些什麼演員，大綱也已經定得差不多。我們拍的電影必須有角度，這部電影到底是想做什麼，帶給觀眾什麼精神和態度，這個非常重要。上次我們通過打擂台，帶出了一種精神，這次我們想通過一個愛情故事，帶出一種態度。

盧：故事大綱大概會怎樣呢？

林：這會是一部輕喜劇，單論的是比較成熟的愛情故事，有點經驗的愛情，闖過情關，男女雙方也經歷過失敗的愛情，然而不理結果是如何，其實同時也是在瞭解自己，知道自己需要什麼，又可以給別人什麼。我們就是通過這樣一個故事，帶給觀眾一種愛情的態度。

盧：會把自己的愛情經驗也放到電影裡面嗎？

林：哈哈，這個其實會放在編劇手裡比較多。我比較喜歡與年輕的編劇、導演合作，因爲在這行時間久了，會出現好多盲點，而他們的出現，則會給我很多新的沖擊，這種新舊交匯的合作，往往會製造出更多火花。

扶持後輩 蓬勃影圈

盧：你現在還是演藝人協會的副會長，有沒有甚麼計劃去幫助其他電影工作者呢？

林：有的。第一步，我們正在籌備一個頒獎禮。這個頒獎禮有別於以往的電影頒獎，以往我們都是選「最好的」，例如最佳男演員、女演員、製作班底等等。而我們這次要頒發的獎項則是給予「最大進步的」，給予各個領域，包括電影、電視、電台等等，這著一年獲得最大進步，或者是給業內提供更大沖擊點的同業。例如每天我們看到天氣報告的主持黃婉曼，就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感覺，原來報告天氣也可以很生動，以及帶給觀眾其他不同的信息；又例如Sammi鄭秀文，她把福音歌帶進紅館，讓福音歌也能流行起來，這個我就覺得是一種很良性的沖擊。希望通過頒獎禮，鼓勵更多的同業為這一行帶來更多新的元素。

盧：香港藝壇常常都被說青黃不接的情況越來越嚴重。協會有會有什麼工作去面對這個情況呢？

林：遲些時間我們會跟各個大專院校合作，到學校裡面為在讀的學生提供講座，與他們進行最密切的溝通。外界以及很多年輕人都覺得這一行很風光，但其實在背後必須付出很多努力，我們首先要培養他們正確的態度，如何用一個正確的心態去面對這個行業，第一步是如何做到敬業。然後就是給他們提供最實在的演藝經驗，把我們一路走過來的經歷與他們分享，希望有助於他們日後的發展。